

周克玉将军是解放军上中将中唯一的中国作协会员。多年前友人建议我:你该写一写周克玉。我一直不敢动笔,只恐一下笔就有溢美之词。2014年3月25日,周克玉将军溘然长逝,我才感到,事实上无论我用怎样的语言,都难以描述出这位将军、诗人和作家的光华。

■纪念

# 怀念周克玉将军

□王宏甲

我一个没有衣食住行之虞的环境,不惟保障了我专心求索,也时时鞭策着我不能辜负啊!

我也曾想,周克玉将军与我非亲非故,素不相识,对我的关怀因何从天而降?“周克玉爱才。”这是诸多人士对这位上将的共识。而我想,只因“爱才”才如此?

二

周克玉有个书法室,曰“躬耕堂”。始终不忘自己的来历,是周克玉的本色。1929年1月26日,他生在苏北一个贫寒农家。

“小时候的事,有一件我记得最清楚,就是特别想上学读书。”他说7岁那年,父母送他进了一只只收书本钱不收学杂费的官办农村小学。

“想读书”,不只是小时候想,日后成了他一生的第一爱好。“书是我的终身朋友,读书是我生活的第一需要。”爱读书,是周克玉一生中极重要的品质。

那所小学在大周庄,距离于桥村不远,却是方圆几十里内仅有的一所国民政府办的小学。1936年克玉去那里读书,一直读到四年级。因成绩好、品行好而连当了四年“年级长”。

读完四年级,要到城里升读高小。克玉家有兄妹六人,他排行第二。家里穷,尤其是日本人攻破南京后兵侵江苏,加剧了生活的灾难,克玉家担负不起他上学,他就辍学了。但他没有放弃读书。他已识不少字,可利用已有的知识去获取新知识了。于是在干农活的日子自学高小课本,这培养了他自学的能力。

1941年共产党来到苏北,建立起苏北根据地,把大周庄小学改为六年制小学,并贴告示招生。克玉去报名,以第二名的成绩升到六年级。

这年学校来了两位新教师,一姓胡,一姓仲,都是新四军的伤员。新四军安排他们在大周庄养伤,兼做小学老师。这使得大周庄小学教育有很大变化,除了学文化,还开设了军事课和政治课,成立了儿童团。周克玉被选为儿童团团长。

没有文化就不足以把穷苦人民组织成有知识有力量战斗群体。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建军时期,在瑞金苏区时期开创的救国新路:红军不仅是战斗队,还是宣传队、工作队。新四军继承了这个传统,大周庄小学组织了由老师和学生共同参加的演讲小组。每逢赶集,演讲小组走上街头,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减租减息。身为儿童团长的周克玉是演讲小组的积极分子。

1943年,江苏盐阜区成立了第一联合中学,周克玉考取了这所中学。1944年他又考入射阳抗日干部学校,在这里他学习了中国革命史、社会发展史等课程。那时这些课程都很简单,然而这些并不复杂的课程武装了抗日干部的头脑,就明确了抗日战争奋斗的方向,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和意志。

在干部学校,周克玉被选为学生救国会主席。1945年4月25日,未满18岁的周克玉被学校党支部发展为共产党员。就在这天晚上,周克玉夜不能寐,写了一首题为《启明星》的诗:“春雨绿柳新装/风和气爽茁壮/今晨的启明星/特别特别的亮//脚踩泥泞小径/前方道路宽广/今晨的启明星/特别特别的亮//母亲最懂儿心/喜在胸中深藏/今晨的启明星/特别特别的亮”。

这首诗一唱三叹,周克玉自称“日记式”,似乎是他守望黎明、看到启明星升起时的写景情景,心境则远不止是对这个眼前所见景致的描绘。1945年4月25日,苏联红军对柏林已形成包围,即将攻克柏林,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走到了黎明前。“脚踩泥泞小径,前方道路宽广”,正是对胜利前景的眺望。诗中的“母亲”已不止是家中的亲娘,更象征着祖国和党,这时的克玉是个有信仰的人了。人生有信仰,心灵就有了皈依,这是了不起的事情。

三

周克玉将军还有个一生不变的习惯:善于做记录。他即使身为上将,也没有放下勤于记录的习惯。有时,在有些会议上或行走中不便记录,事后他仍会独自追记。

他说自己在读小学时开始“练习记录”,再后来读借来的书,随手做记录更是经常的事。因有些内容并不是当时看了就懂,需要记下来慢慢理解。走出校门,投身抗日战争,常把身边看到的事连同感想随手记在小本子上,这就是他最初的日记。

1947年他担任连队指导员后,即使天天行军打仗,他仍然坚持记日记。“有时当天实在来不及记,第二天必想方设法补上。”到1967年就“记满了大小不同、纸质各异的50多个本子”。

时值“文革”,他的妻子王昭出于安全考虑,提出把日记本统统烧掉。他虽万舍不舍,也只好眼睁睁看着火焰吞噬了他的一本本日记。当着看着烧到抗美援朝期间那几本时,他突然伸手抢出来:“这几本不能烧!”

妻子一愣。他说:“里面有无数战友的鲜血和生命!”于是,1967年以前的日记,只有抗美援朝期间的几本幸存。那以后,直到1978年,他才重新打开日记本。如此,周克玉写日记前后60余年,其中的50余年、近两万年,是天天写。

周克玉非常重视人生自学,记日记也是他学之习之的重要方式。他有个独特的“自学说”,常用以勉励官兵,是这样讲的:“所谓自学,就是自己学,自觉自愿地学,自始至终地学,自强不息地学。”

周克玉从1978年重新写日记以来的30多年间,所写日记“无一日缺损”,不知世上有几人能做到。他说自己是“积习难改,也是痴情不悔”。他的《天方行草》令我想起《天方夜谭》,不是说书名有点相似,而是如此的毅力,如此的痴情,把我们吓倒!

四

周克玉称自己的诗为“日记性的诗”,溯其始,也与记日记有关。战争年代,没时间记其详,匆匆几段,言简意赅,下笔时胸中有慷慨壮烈给予他激情,想赞之想歌之,心中流淌着不能抑制的壮美诉求,那日记就变得仿佛以诗歌的形式去记之,由此也锻造了他的诗。

■讲述

常香玉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豫剧表演艺术家。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伟大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高潮,她率领的豫剧团唱大江南北,也尝尽了千辛万苦,捐献了一架“常香玉号”战斗机,用行动和成果支持艰苦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为在朝鲜打败美国侵略军着实尽了一份心意。那年她28岁。

# 常香玉在农场

□万伯翱

她的豫剧我有幸欣赏过,她吸取了河南曲剧、河南梆子、河北梆子等剧种的长处和旋律,还大胆吸收京剧的唱腔和武功,比如梅兰芳和杨小楼的名剧《霸王别姬》中的舞剑和唱腔,她都边唱边舞边思考,结合自己的表演和唱腔,完美表演出豫剧剧目。这就是她自己常说的“有容乃大,广采博纳”,她称自己的豫剧流派为“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派”。《花木兰》《红娘》等剧目经她的“嫁接”,改造,有了自己的特色。《花木兰》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被拍成了电影戏剧片,让更多观众欣赏到了常派优美悦耳的豫剧唱腔。到今天,《花木兰》中的唱段依然是不少演员的保留剧目,可见常派艺术影响之大。

她在豫剧现代戏上也是颇有成绩。豫剧现代戏实际上比“样板戏”中的现代京剧成名还早。比如《朝阳沟》,在河南以至全国都很有名。1964年,这部剧由常香玉领衔,在元旦晚会上演出,还被拍成戏剧电影。那时在我下乡的河南西华县农场放映时,竟出现了“万人空巷”的观影高潮,银幕两边麦场上都坐满了人,年轻人攀到树上观看,出现了老中青三代农人边看边跟着唱的奇观。银环的“清凌凌的一股水冬夏不断……”,栓保的“那个前腿弓后腿蹬……”,以及栓保娘、银环娘见面时的“亲家母你坐下咱俩拉拉知心话……”,都成了家喻户晓的唱段。干了一天繁重农活的农工、社员们个个眉飞色舞地学唱,常香玉优美通俗的唱腔深深打动了中原广大人民,他们都和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融为一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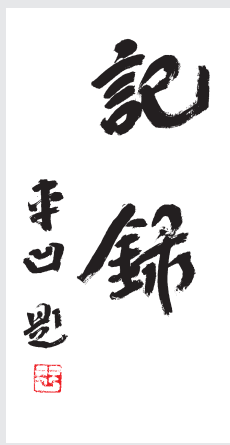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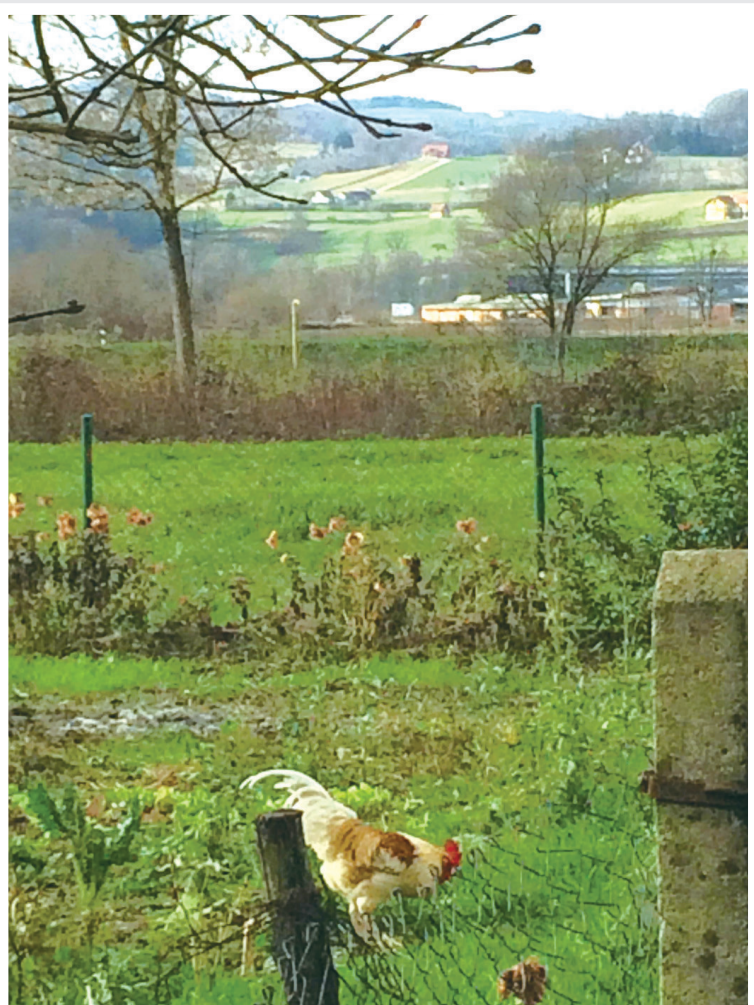
风云突变,祸从天降。“文革”开始后不久,河南豫剧团几乎所有的老艺术家、名演员都遭到批斗,常香玉在劫难逃。她首当其冲被大字报铺天盖地批评为“大戏霸”、“反动戏剧权威”,遭剃头、画脸、挂大牌子游街,而且在她经常演出的郑州人民剧场前开批斗大会,当场烧毁包括“木兰从军”、“红娘”的珍贵的古戏装头。这还不算,她和其他作家艺术家一起,统统被赶到乡下进行劳动改造。河南省一批又一批文艺界人士下放之地就是我当知青的西华县黄泛区农场。

最受社员和农场职工关注的就是“常香玉来咱黄泛区农场了!”三五成群、二三十人成队到她下放的农场园艺场来看大名鼎鼎的“花木兰”、“红娘”到底是啥模样?看到一身蓝色军裤、头戴草帽、身体微发福、大眼大鼻的素颜常香玉,群众还要争先恐后向前,要零距离再仔细看看这位“豫剧皇后”。不少围观群众情不自禁地说:“你就给咱们唱一段吧!过去只在电影上见过,今天可看清了!”常香玉微微一笑,一口地道河南话:“对不起大家,领导只让我们好好劳动改造,不让俺唱呀!”群众仍不依不饶:“唱段革命样板戏,总中了吧?”她仍笑着谢绝了:“我没改造好,样板戏咋能唱好?”场领导和民兵闻声赶来,驱散了三村五里赶来围观的群众。我当时肩扛锄头、铁锹,碰见了她也只能点个头招呼一声即刻走开,因为我父亲万里当时被批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也被批为“刘少奇下乡镀金的黑典型”,真是昼夜之间就都由“红”变“黑”了,岂再敢“搞串联、反攻倒算”。

后来她念初中的小女儿陈小香来到农场看望母亲,凑巧编在我所在的二队六组采收苹果。我们拉起了家常,知道她父亲陈宪章已被抓起来进行了“群众专政”。实际上,其父只涉及一般的“三青团”历史问题,组织上早已搞清楚了,还被批准和常香玉一起到朝鲜慰问志愿军演出。“文革”前他一直埋头在剧团努力工作,搞编剧、音乐、唱腔设计等工作。陈小香,作为一个高中生,在1963年9月读到《中国青年报》登出的我下乡务农的先进事迹后,曾和我通过几封信,说她愿意离开郑州,投身到广阔天地锻炼。她还寄来了其母亲“花木兰”的剧照。当然在“敢把皇帝拉下马”又无孔不入的造反派追查威胁下,“黑信”、“黑照”早被我付之一炬了。在我的记忆里,1968年常香玉在农场劳动,农场职工并没有开过大会批判她,好像在郑州声势浩大的“斗批改”中她已属于被揪出、在文艺界被批判过的“死老虎”了。秋天她被分配到果园看守果实,而且是有个老工人跟着监护。她很认真工作,上班早到,下班晚走。虽然劳动量不大,但每天看护果园的时间长达10个小时以上。她在小道上阻止行人走入这两千亩大果园,绿树红果一望无际遥接蓝天,稍不留神就会有周围农民和小孩钻进去摘果子呢!那一年,土质丰厚的农场,风调雨顺,农垦职工四季施肥、辛勤打药,果园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常香玉仍是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从不捡摘苹果吃,要吃就花钱买。就是同班警卫问她:“老常,天气真炎热,咱们口干舌燥;你也真辛苦了,吃个苹果解解渴润润嗓子吧!”她都会坚持纪律,“不能吃公家一个果子”。

她有时看见下放的京剧武生团在果园自挖沙坑,练武功翻跌扑,生旦角清晨喊嗓,练腰腿基本功,就对演员们说:“中国戏剧源远流长,岂能长期无用武之地?”她女儿曾私下对我说:“我妈只要扮上‘花木兰’登台亮相就必有观众!你信不信?”我想这也表达了她母亲早晚会有一天重登舞台对豫剧艺术再作贡献的愿望。

后来看管慢慢松了。她也和大家打成了一片了,她同班的老高告诉我:“老常在没人的果园深处,也开始练练腰腿,跑跑园场,喊几嗓子,练起她的戏副基本功了!”在1977年的迎春大会上,常香玉满怀激情地用豫剧唱腔,声情并茂,清脆嘹亮、底气十足地唱出了郭沫若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2004年,国务院授予常香玉“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



# 在东欧,采菊东篱下

苏沧桑/图文

2014年初冬,东欧克罗地亚。与其同纬度的北京已是一片萧瑟,连枝头最后一瓣菊花也被一夜寒流拂走。这是克罗地亚的一个小村庄,收割过后的大地应该已经休眠,却给人以春天的错觉,惟有篱笆间开败的菊花提醒我们,这是冬天。

这是一个晴朗的初冬早晨,太阳慢慢出来,村子里的人们慢慢多了起来,炊烟告诉远方:这里的人们已经醒来,鸡鸭牛羊也已经醒来。

一只克罗地亚公鸡,昂首,低眉,啄食,呼唤另几只母鸡,气度如王。母鸡不理,它便开始来回巡查脚下的土地,它看起来特别像一只中国鸡,尤其是它停在篱笆下的一丛菊花前啄食的时候。

9点多钟的样子,她出来了。四五十岁,头发蓬乱,显然还未梳洗。胖胖的身材裹在一件灰色棉衣和红睡裤里,脚上趿拉着一双棉拖鞋,没穿袜子。她拿着一把剪刀,从篱笆那头慢慢绕过来,掰下那些几乎败了的玫瑰花枝,仔细找寻稍微好些的花朵,然后连枝叶剪下。她转了一圈,手里已经拿着五六支玫瑰,都是蔫蔫的耷拉着脑袋,但比留在枝头的好了。她没有看天上那些让我们这群“老外”惊喜万分的孔雀开屏一样的云,也没有好奇地看看用手机四处拍照的我们,更没有看鸡一眼,趿拉着拖鞋进屋了。这大概是她每天起床后的一个习惯,像无数个清晨一样,她过她自己的。

我想,隐没她身影的那座低矮的房子里,一定还慵懒地躺着一个她很爱的老男人。

这只公鸡,这个村妇的模样,这些个篱笆和菊花,太眼熟了,像极了陶渊明诗里的情景,也像极了中国随便哪个村庄哪个清晨的场景,除了远处积木般的红顶房和教堂尖顶提醒我们这是在欧洲。

然而,我想了想,还是不一样的。遥远的中国村庄的某个清晨,会有农妇起来,不忙着梳洗,不忙着活计,却不急不慢地趿拉着拖鞋去剪一把将谢的菊花或玫瑰,插进一个新鲜的清晨吗?如果有,那又该是多久以前的事了?